

黄文欢文选

1979—1987





目 录

前言	1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1979年8月9日)	7
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1979年9月1日)	9
越中战斗友谊的事实不容歪曲(1979年11月)	13
越南必须再来一次革命(1980年1月28日)	35
关于黎笋指使法庭对我作缺席审判,并对我 判处死刑问题答北京《人民日报》记者问 (1980年7月10日)	42
胡志明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纪念(1980年9月2日)	44
评越南新宪法(1981年3月)	47
答《北京周报》记者问(1981年6月)	56
一个奇怪的纪念日(1981年6月)	60
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81年7月1日)	63
关于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答新华社记者问 (1981年7月11日)	67
越南国会与黎笋路线(1981年8月)	69
关于黎笋篡改胡志明主席遗嘱的声明 (1981年8月30日)	72

恢复和发展越中友好是目前越南人民 的历史任务(1981年11月)	76
党的五大能解决什么问题(1982年3月)	102
评越南新的义务兵役法(1982年5月)	104
一篇反革命的报告(1982年6月)	107
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 (1982年9月5日)	110
致在柬埔寨的越南军人书(1982年10月)	112
《胡志明选集》与叛徒黎笋(1982年11月)	115
关于柬埔寨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1983年1月)	145
让外国使用金兰湾作军事基地是一件罪恶 (1983年1月)	148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1983年2月癸亥年新春)	150
致老挝朋友的公开信(1983年11月7日)	158
反对共产党还是反对黎笋(1984年2月)	162
致在日本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贺信 (1984年4月12日于北京)	170
为纪念奠边府大捷三十周年答北京国际广播电 台记者问(1984年5月)	172
越苏合作的“长期计划”是什么 (1984年6月)	176
1954年日内瓦协定与祖国统一问题 (1984年7月)	17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1984年9月29日)	186
在纪念越南八月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 上的讲话(1985年8月18日)	190
致在日本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 贺信(1986年4月1日)	197
致伦敦BBC电视台的复信(1986年6月2日)	199
肺腑之言致越南现领导(1986年7月15日)	201
请看黎德寿先生关于党的迫切任务说了 些什么(1986年8月)	203
答北京广播电台记者问(1986年8月)	213
柬埔寨问题与越南的未来(1986年9月)	216
越中关系与祖国的命运(1986年10月)	220
答BBC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问(1986年10月)	225
党的六大仍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 (1987年4月)	228
关于阮文灵先生访问苏联的探析 (1987年8月)	240
越南第八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探析 (1987年8月)	246

前 言

1975年4月,越南经历了三十年武装斗争之后,获得了全部解放。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它为越南人民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开创了新纪元。这也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们。

但是越南人民还来不及欢欣祝贺,黎笋极其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却把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英雄的越南受到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者;英雄的越南人民又再次沦入异常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中,完全失去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被出卖以换取武器弹药,用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和挑起反对中国的仇恨,而这两个兄弟国家在整整三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曾和越南人民同欢乐、共患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对祖国前途感到十分痛心和忧虑。但是在公安特务网层层包围封锁下,做什么事都受到监视跟踪,说什么话都给歪曲。这样,如果忍辱呆下去,那无异走上黎笋所奉行的叛国害民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以便从事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1979年7月,我趁去民主德国治病的机会转赴中国。在这里一开始我仍打算用致书给越南驻中国使馆转回国内的

斗争方式，通过组织，申明我对一些基本主张和路线的意见，旨在使越南摆脱过去几年出现的危险局面，让国内的领导人考虑衡量。但到中国不过几天，黎笋却诬蔑我叛国，撤掉我所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祖国战线主席团成员的职务，并宣布将提交法庭对我进行审判。这就使我不得不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我致同胞书，说明我离开祖国的缘由。

我经过一段时间治病以后，身体恢复正常，获得机会同在中国的越南侨胞和难民晤谈，在《越南消息》杂志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使读者看清黎笋现行路线带来的灾难，看清越南的革命应该做什么才能使祖国找到出路。现在《越南消息》出版社搜集我的讲话和写过的文章编成文选，取名《黄文欢文选》，并建议我为读者写前言作必要的介绍。

我认为，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在我的讲话和文章中，有许多地方讲到“外国”这两个字，实际上指的是苏联，也有的地方不加掩饰、以鲜明的批判态度指明苏联。这是批判当时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错误主张，而不是批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不是批判已经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并对越南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宝贵贡献的英雄的苏联人民。对越南革命的错误主张，其责任在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而不是苏联人民。

任何人都知道，越南今天处于贫乏的悲惨境地是由于侵略柬埔寨和敌视、反对中国的主张引起的。而这些主张

是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的。

作为越南的一个革命者要离开祖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在向人们阐明越南的实际情况时，我不能不感到痛心要提到苏联领导人的危害，而他们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代表者，几十年来在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一直对之钦佩、信任并在那里任何事情都作为值得学习的典范。

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解放了先前遭受俄国沙皇侵略的各弱小国家。接着，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苏联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日帝国主义者，把人类从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苏联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但是自从赫鲁晓夫主张反对中国，对各兄弟国家、兄弟党施加压力，要他们追随自己的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破裂了，苏联的影响和威信日趋下降，特别是受到苏联领导人控制的一些国家、一些党，都公开或私下表示了不满。

这本文选和我刚出版的回忆录中，在提到黎笋背叛胡主席的路线，背叛革命，给祖国带来滔天罪行的国际背景时，如果不阐明事实和事实的由来，那就带有根本性的含混不清和缺点。这样直截了当说明事实，主要是让关心越南的人们，特别是让越南领导人看清问题。这样直截了当说明事实，主要也是让苏联领导人看清越南革命受到危害不是苏联革命的胜利，越南人民的痛苦不是苏联人民的幸福。

越南获得完全解放至今已经十一年多，而越南的子弟还要在战场上当炮灰，越南人民过着贫困、窒息的生活，以致成百万人要远离故土，逃难国外，在国际上，越南处于孤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如果没有利用苏联人民的劳动和汗水制成的坦克、大炮和其他各种武器以每天几百万美元的价值不断涌入越南，那么黎笋的侵略和好战的政策一天也实现不了。

最近苏联领导人提出改革问题以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提出同中国友好的问题，并表示注意到越南问题，这是一个良好方向开始的信号。而这仅仅是一个信号，还要等着瞧行动的实质。

我作为一个越南革命者，对祖国的前途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担忧，我十分希望苏联领导人发扬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立即停止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反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使越南能集中全力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国家；希望苏联真正同中国实行和解并尊重各兄弟国家、各兄弟党的独立自主，恢复各革命力量的密切团结，推进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取得胜利，同时，正如在1986年7月15日我所发表的《肺腑之言致越南现领导》中提到，我十分希望现在的越南领导人“以真正爱祖国、爱人民之心，作出巨大的努力和深刻的考虑，寻找一切办法，逐步、越早越好地改变现行的方针政策，把越南建成胡主席所期望的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黄文欢文选》这次由《越南消息》出版社出版，在许多

文章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如胡主席的方针路线问题，同老挝、柬埔寨和中国关系问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问题，祖国的独立自主和前途问题，越南革命要做些什么问题，等等。可能读者会感到重复，并且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说法略有不同。其所以如此，因为有的文章是在黎笋不择手段地诬陷我叛党叛国那段时间写就的，文章的态度针锋相对，无情回击；有的文章是国内在准备召开“六大”那段时间写就的，文章既持批判的态度，又示意幸而能对大会有一些影响，哪怕是微小的影响也好；有的文章是在“六大”闭幕以后写的，文章对错误的主张仍持批判态度，但言词比较轻，以引起当事人的注意。总之，这些问题在许多篇文章都反复提到，因为这是今天越南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写就的，所以在言词和提法上有所不同。

此外，有一些文章我是以不同的笔名发表的，现在编入文选，不再用笔名。特别是其中的两篇：《反对共产党还是反对黎笋》、《1954年日内瓦协定与祖国统一问题》是我在读到一些逃难到海外的越南人出版的越文杂志后写成的，旨在批判一些有反共偏见的人的错误认识，因为是以第三者的笔调来写，所以有的地方提到“黄文欢先生”的话，其实就是我的话。现把文中“黄文欢先生”改为“我”。同时文中某些字句略有改动，使之与全文一致，在此一并加以说明。

黄文欢

1987年7月于北京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

(1979年8月9日)

亲爱的同胞们：

最近这些天，对我到国外一事，黎笋指使一些人大肆喧嚷，使全世界议论纷纷。同胞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很关心。因此，我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如下：

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奋斗，1975年，我国人民取得祖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建设祖国，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但是，这些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面，被黎笋破坏得一干二净，人民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使我国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窒息的生活。

黎笋颠倒黑白，以友为敌，在西南边境制造事端，侵占柬埔寨；在北方边境制造事端，动员成千万人，进行反华战争准备；派遣成万军队去镇压老挝人民，控制整个老挝。众所周知：柬埔寨、中国和老挝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

实际上，今天的越南，在黎笋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

和外交方面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越南将变成外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加工厂和外国的军事基地。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沉默无言。我要革命，要千方百计摆脱黎笋的控制，继续革命。我从二十年代起，就跟随胡伯伯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我热爱祖国和人民。但如今黎笋独断专行，迫害革命者，使我无法在国内为人民工作。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知道，我走后，黎笋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同胞们讲，但因为健康关系，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趁此机会，谨向全国同胞和海外同胞亲切问候，并致以最亲爱的敬礼！

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

(1979年9月1日)

最近，黎笋控制的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决定把我开除出党，为此，我发表声明如下：

胡主席创建和培育的越南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把国土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全部解放出来，使越南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为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可以引以自豪的。

但是，自1965年以后，胡主席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黎笋乘机用阴谋手段，一步一步地篡夺党的领导权，特别是在胡主席逝世后，他就完全控制了党。他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属和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同时规定，在各级党委中，一定要有公安部门的代表担任党委委员，以便监督党委，并对那些不是同伙的人进行侦察，捏造罪名，横加陷害。党内民主原则被彻底破坏了，党员对党和国家的事务都不敢讲真话，甚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也失去了集体领导机构的作用。独断专行、阿谀奉承、贪污腐化和欺压剥削人民等现

象，普遍出现，从中央各部门到省、县、乡各级，到处都有。

1976年，在党的“四大”上，黎笋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把人民在抗战中付出了极大牺牲才取得的全民族的光辉胜利归功于己，吹嘘自己是最高明的人，并向干部和群众灌输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在新阶段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方面，他只提出一些空洞的公式，如无产阶级专政、集体作主、社会主义大生产等等，却蒙蔽党员，不让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革命有何区别，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应如何进行等等。

——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他只提出一些空洞的词句，如三大革命洪流等等，却蒙蔽党员，不让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民族独立运动中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在方针路线上出现的变化。

——在“五年计划”方面，他提出一大堆有利条件，而掩盖了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路线错误；同时提出了一些毫无实际依据的虚夸指标，借以自吹自擂，蓄意欺骗人民。

就在这次大会上，黎笋把三分之一的老中央委员排除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外，把他的一些同伙塞进中央，甚至把那些在“三大”时胡主席不同意进入中央的有政治问题的人，也都拉了进去。

在“四大”之后，黎笋已成为党的太上皇，并与其同伙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干了许多完全违反人民意愿，完全违反

真正马列主义政党原则的坏事，其中有些事情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尽管这样，我仍然坚持共产党人的立场，一面同他们斗争，一面努力做一些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工作。

但是，到了1978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危及我们民族命运的事件。约在7月间，黎笋强迫四中全会作出了诬蔑中国要“吞并”越南的决议；确定中国是越南的直接敌人，提出要打倒“北京亲毛反动派”，帮助“进步力量”（即“反毛力量”）上台；责成宣教部门在一切领域开展对“毛思想”的彻底批判；派人出国活动，拉拢东南亚各国一道反华。十分清楚，他不可告人的狂妄意图是要颠覆和改变中国的领导机构，而不仅仅是他所经常叫嚷的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为了实现他力所不能及的不可告人的狂妄意图，只能乞灵于外国力量，他就和一个大国缔结了实质上是军事同盟的条约，以便进行冒险活动，威胁邻国。条约墨迹未干，他就出兵侵占柬埔寨！

通过上述种种事实，我肯定了黎笋是一个野心家，他使党离开革命路线，背叛了人民利益，把民族命运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我坚决反对。

黎笋把我开除出党，并不出我所料。这个违反真正共产党人意志的决定，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革命的决心。我在8月9日致全国同胞书中曾经说过：“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我发表这篇声明，正好在胡主席逝世十周年、越南

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的前夕，缅怀胡主席创建我党和领导革命的功绩，想到八月革命后群众磅礴的革命气势，今昔对比，更增加了我对祖国前途的焦虑。我相信，每个真正的越南共产党人，这时的心情，都同我一样。

为了挽救革命，拯救垂危的祖国，越南的真正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和人民一道，坚决斗争，粉碎黎笋的法西斯统治！